

電影小說叢刊之一

# 春宵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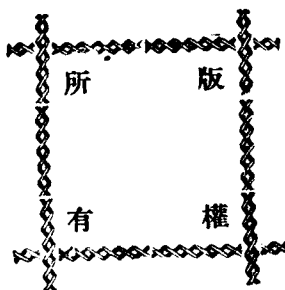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出版

【電影小說叢刊之一】

春宵曲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全國經售處

編著者

陳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發行人

高

上海北河南路

印刷者

中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發行所

開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總經理者

中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號

重慶中學生書局  
北平佩文齋書莊  
開封大東書局  
西安晉新書局  
太原共和書局  
廣州中華書局  
汕頭中華書局

天津南洋書局  
濟南華書局  
青島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常州商務印書館  
鎮江商務印書館

南京中南書店  
杭州春光書局  
南昌文華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千代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電影小說】姊妹花 暴雨梨花 路柳牆花 滿江紅 紅樓春深 女兒經 每冊二角

目次

南國之春	一
母性之光	五
人道	八
紅淚影	一二
落霞孤鶩	二〇
蘭谷萍踪	二七
生機	三三
我們的生路	三七
賴婚	三九

琵琶春怨	四四
健美之路	四八
歌場春色	五四
除夕	五八
城市之夜	六二
如此英雄	六五
歸來	六八
青春之火	七二
似水流年	七六
春宵曲	七九

## 南國之春

在南國，春光駉薄和風微吹，宇宙萬物都是欣然向榮！美麗的姑娘們，趁着這和暖的時節，同了親愛的人兒，來到園林中遊玩。一般青年學子，也是停了課，參與盛會。

洪瑜、丘有爲、尤湘、江浙人，都是甲校的學生，和同學們也舉行郊外野宴。洪瑜是個英俊少年，尤湘則肥蠢臃腫，丘有爲呢，人極機敏，又精於音律，因把「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這首古詩，加譜而成「南國之春」曲，引吭高歌。

洪瑜他們同住在寄宿舍中，對面便是已故銀行家李君的愛女臥室。女名小澀，咲麗多姿。因碍於禮教，雖和洪等相處三年，從未接談過一次。然而，她對於洪瑜的英俊勤學心中已很佩服呢！

有一天晚上，月亮升高在天的寂靜裏慢慢地，發出一種明亮的光波，逐漸籠罩了

蒼蒼的天空。所有四周的雜鬧聲，都在這安靜的光線底下消去了。洪瑜在這皓月流輝，清光四射的情境中，倚靠着窗檻，默思一切；忽見小鴻臥室中的電燈熄滅，而她的娉婷倩影，却隱隱地顯現於紗帷間。他不禁嘆了口氣，回頭對丘有爲說道：『南國的月色，爲什麼這樣的引人入勝？我們都是情感的動物，應該怎樣……』有爲便說：『你不是有意於南國美人嗎？』那時，尤湘剛從夢中醒來，却說：『女人爲天下禍水，我恨女人刺骨。』有爲便對他說：『你是專演戀愛悲劇的。你自己看看你的尊容，有誰家女郎來愛你？』同時，叫洪瑜寫好一信，傾述愛慕之情，投給小鴻。

次日，小鴻到窗外灌花，洪瑜便把那信投了過去。那知小鴻並不拾去，返身入室。不久，又聽到室中大聲詈罵，丘洪以爲發生了意外，心中非常驚駭，尤湘則從旁加以非笑。一星期後，他們發見洪信確在小鴻手中，而上次的吵鬧，乃是她的母親在責罵婢女，於是心中漸安。當時，丘又勸洪寫第二封信，附帶聲明他們三人都是知己。

翌日，大地復入光明境域。洪瑜醒來，忽見地上有小鴻的回信，狂喜莫名。從此以後，

洪瑜和小鴻便漸漸親熱起來，在春光明媚中，他倆常遊樂於園林之間。

小鴻的母親是非常愛護她的，當她知道了這件事後，便親自和兒子去訪問洪瑜。那時，洪瑜恰好在縫補被面，看見她們進來，便起身迎入。洪態度安詳，英氣勃勃。小鴻的母親一見便高興了。於是叫兒子把被面帶回，囑女傭縫補。那知小鴻已先拿去縫補了。小鴻正在窗下縫補，適被洪瑜在對窗看見，四道目光恰好相接，跟着便是鍾情的微笑。在一個風雨交作的晚上，洪瑜忽得家電，知道父病危殆，立刻向小鴻告別了動身回家。到家時，他的父親已病得非常沉重，臨終時特囑咐他和鳳家表妹結婚。洪瑜的家境本很清貧，他的求學用費，全由鳳家資助的，所以他對於這個問題便困難解決了。他不敢違反父親遺命，終於鑄下了終身大錯。

小鴻自洪瑜離去後，想念非常。恰好丘尤畢業回家，便把手編的絨織物托他們送去，並寫了一封情意溫密的信去。等到他們看見了洪瑜，知道一切以後，也只好嘆一口氣！

不久，洪瑜和丘尤由省政府選派赴法留學。輪船經過香港前，丘有爲便密電小鴻，叫她在九龍某園中和洪瑜會面。那知小鴻到來較遲，輪船快要放洋了。他們二人相對默然，洪瑜竟也沒有勇氣把自己已經結婚的事告訴他。等到輪船離了岸，洪瑜急謀追上，小鴻雖加勸留，但洪瑜決意赴法，終於把自己結婚的事告訴了她，雇了汽艇，追上大船。

小鴻悲痛回家，慈母又得病歸天；真是禍不單行，人事莫測！

洪瑜在巴黎，得到家訊，知道他的妻子行爲浪漫，不慣家庭束縛，已向法庭請求離異，倒也非常歡喜。他想從此可和小鴻繼續前情，因即急電小鴻，報告自己即將返國來看她。那知小鴻經過幾次挫折，已臥病多日了。等到洪瑜到來，她已不能再留人世了。她臨終死時，還勉勵洪瑜爲國捐軀，從容而逝！

(永生)



## 母性之光

在人語衣香中，音樂家林寄梅，愉快的，殷勤的，招待他的來賓。他今天約了這些賓朋來，是聽他女兒小梅歌唱他編製的新曲。當他立在賓朋中微笑的致過前詞，這大廳中的空氣便由於歡騰而轉變到寂靜下去。美麗如花樣的小梅，便在這寂靜的空氣中目切望的視線之下，經寄梅介紹於來賓之前。

小梅歌罷一曲，掌聲四起。因她有驚人藝色，來賓中戲院的主人和唱片公司主人便都堅約登台表演和灌音。迨來賓散去，寄梅與小梅喜極若狂；但小梅之母——慧英像播下了什麼不幸的種子一樣的懼慮和悲哀。

慧英是小梅的生母；但寄梅不是小梅的生父。小梅的生父，家瑚，是十年前軍閥鐵蹄下逃脫的革命者。那時，小梅尚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當家瑚別離慧英時，他曾流露着

極懇切而含有沈痛的目光切囑於慧英要好好教育他的孩子，但後來，慧英困於生活，又難於教育她的孩子，便不得已而改嫁寄梅。可是她太失望了！小梅長成竟受了寄梅的麻醉。女人最可畏懼的物質貪慾和虛榮心，她漸漸的都被培植養成。可是小梅并不知另有其父，而慧英亦不肯對她說明。一顆受了重創而殘破的心靈，是永久的蘊藏在她的懷抱。

這天，小梅來參加一個盛大的音樂會，慧英在此大會中遇見了前夫家瑚。當家瑚的一個面部輪廓觸到慧英的眼簾時，她早呆了。偉大的家瑚，他能十分的諒解她的苦衷；並且，他不願讓小梅知道他是她的生父。

因為家瑚在會中歌唱了開礦曲，博得了人們的贊賞，小梅便要求寄梅給他介紹。當一個美麗如花樣的小梅立在家瑚的面前時，她的音容笑貌，都能引起他內心創痕的深痛。於是在這音樂洋洋，歌聲豪放中，他孤獨的，淒涼的，飲淚離去了。

一日，慧英找到家瑚的住所，她聽家瑚傾述於南洋礦區歷經種種壓迫的痛苦，她

曾哭倒在家瑚的懷中。她很願對寄梅述明要恢復他們夫妻的關係；但家瑚不肯，且婉言安慰。家瑚此時已正同幾位朋友預備組織一託兒所，他欲約小梅表演籌款；雖然慧英欣然贊助，但寄梅從中作梗，而小梅也竟以寄梅的意思爲意思了。

這時的小梅，在歌舞界已是一個享得最大的權威者。她的歌曲，已是家傳戶誦。因爲一個少年黃書麟的父親在南洋有許多的礦產。寄梅却十分希望着他的小梅能嫁得黃家。當慧英自視小梅與黃輕狂狎暱而責備她時，她竟反唇相譏；蓋慧英爲子家瑚以精神心靈安慰，散步花園，有過親暱的樣子，曾被小梅窺見。可憐的母親，此時受女兒的搶白，竟沒有勇氣說出與家瑚的關係。

不久，小梅與黃書麟結婚了。慧英的一顆心加重了憂鬱和悲哀，家瑚，也有過沉痛的悲思，只有——只有寄梅是十分的愉快。當小梅隨黃書麟離滬去南洋時，他獨自歡送他們到輪船上。

小梅到南洋後，不久，黃書麟被一個歌女陳碧莉的迷惑，竟棄小梅於不顧。而小梅

因孕期受激刺過深，產後竟病倒不起，不得已通電致其母。寄梅有錢是都消耗在賭博中，慧英終於從家瑚那裏集湊川資。當小梅見到自己母親，而慧英與家瑚的關係亦於此時述明，小梅早就痛哭失聲了。

小梅因被棄與黃，提起離異，只抱着她唯一希望的孩子回到上海來。當時，慧英毅然決然的與寄梅脫離而與家瑚恢復了關係。他們母女就輔助家瑚在託兒所教育着一羣可憐的兒童們。

因為託兒所的經費不足，舉行游藝會來募款。不幸得很，公演之日，小梅的唯一的希望的孩子竟死掉了。在觀衆的極度的騷擾的空氣中，小梅抱着她死去的孩子出台；她的悲歌，她的血淚，觀衆們的同情傷感心弦的緊張——就在這悲歌，血淚，觀衆們的同情傷感心弦緊張時，繡幕緩緩的垂落了。

## 人道

趙民傑的家中以耕田爲業。他的父親名叫趙恕，年紀有五十多歲左右。因爲他們歷代都是耕田，並種有桑樹，經多年的積蓄，便漸漸成了一個小康之家了。民傑年輕時在村莊私塾學堂讀書，從私塾而小學而中學。中學畢業後，娶了一個妻子，姓吳，名叫若蓮，美麗而且賢德。趙恕因家裏只有民傑一個兒子，從小就未曾給他遠離過，所以民傑中學一畢業，卽代他娶了妻子，沒有叫他到都會裏去求學；住在家裏，幫助他自己耕田。過了幾年，民傑已生下一個兒子了。

有一個名叫錢選的人，和民傑同一個村莊，又在中學和民傑同學。錢選從中學畢業後，卽到天津某大學裏讀書，大學畢業後，謀到一要職，歸來迎接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同趙恕交情很好，特到趙家來辭行，勸趙恕叫民傑也到天津去讀書。民傑聽見喜出望外，他的父親因一時炫於錢選的父母的話，於是允許，拿出歷代的積蓄，給民傑去讀書。民傑到天津，進大學，半年以後，漸漸被城市的風氣所感化，而一天一天奢華起來。老早忘却了他平日的浪費就是他父親和妻子在陝西勤耕勤織的所得了。後來他又

認識一個女同學。她姓柳名叫惜衣，他的父親名叫柳祥，是天津某大洋行的經理。民傑自識惜衣後，更加奢豪，天天學着時髦來博她的歡心，她也愛他年壯漂亮。雖然曉得他不如自己家裏那樣有錢，但是也是中產家財的子弟，因他不是一個窮鬼小子，也很垂青於他。在她初認識民傑，不過是因民傑功課很好，爲了學分的關係，不得不去利用民傑。且在民傑面前，撒嬌獻媚。所以民傑也一心只有惜衣一人，他因此便深深墮陷在情網之中而不能自拔了。

這樣的過去了二年多久，民傑名譽雖說讀書，實是天天混在所有的社交娛樂場所，沒有一個場所不能看到他的蹤跡。如果去必是和惜衣同去，於是揮霍得一天加深一天；兩人親近太久，便發生了私愛了。

當這二年的時候，陝西已漸染着災區的景况。民傑的家庭雖說小康，因歲收漸減，又要供給兒子讀書，就是努力也不能應付，不得不拿出田地去典質，來應家用的需求。但是還不敢把家庭的苦衷去告訴民傑，恐怕他因家事焦急而損壞他的學業。

柳惜衣相愛趙民傑已到極點，她所以不正式結婚的緣故，就是因他沒有大學畢業罷了。後來民傑剛剛畢業，惜衣即請他的父親，舉行結婚禮。她的父親本是昏庸，那裏有不答應的事。並且還給民傑找了一個洋行職業，一個月有二百餘元的進入，不過幾天就將結婚。陝西省的天災到這時已流行遍地，民傑的家裏受了天災的苦痛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且寫信告訴民傑。民傑想回家並帶一點錢來救濟家庭。但結婚的日期逼近，要留錢做結婚費。想結婚了以後，再來設法，那裏料到他的母親便在這時死了。等到民傑和惜衣結婚的那天又正是民傑的父親餓死的日子，他的妻子若蓮賣了他的兒子想去救活民傑的父親已來不及了。她自己的所以不死，只是希望再等一等民傑回來罷了。

惜衣願嫁給民傑，本是一時少年心性的衝動，當然沒有絲毫的愛情存在。所以結婚後，惜衣的交際依然和從前一樣；有時天天和新交相親近，把民傑丟在一邊，置之不理。惜衣的父親在結婚後沒有多久便死了，惜衣有了很豐厚的遺產，銀錢在她的腰包

裏，民傑只能向她看看，雖然不平，也無可奈她何。有一天民傑發現惜衣和新交同居，於是再忍也忍不下去，便和惜衣相打起來。惜衣此後更不理他，反而和她新交親熱起來。民傑大憤，恨氣離開了柳家。到這時受了這樣重大的刺激，纔油然有想歸家的志向，立刻起程上路。到了家裏，父親母親都死了，兒子也賣給別人了，只留着一個苟延殘喘的妻子，尚沒有說上一句話，他的妻子絕氣了。這時恰好他的兒子從買他的人家逃回來，他只好携着兒子把妻子埋葬在父母墳墓的旁邊，至於他自己怎樣的結果，那也不得  
知呢。

(陳明)

## 紅淚影

上海巨富安浩伯，他的父親、兒子、妻子，都相繼的死亡了，祇留着他子子的一個，傷感很多，終日鬱鬱不樂。有一天他的表弟奚崇德和他兒子一立回到他的家裏來拜訪，



談及身世，浩伯便把他二十年前的戀愛史告訴給他們父子聽。他說：「在二十年以前，他曾戀一個女子，名叫笑紅的，因為他和他的父親意見不合，就秘密和她到香港去結婚，後來生了一個女兒。不久又被他的父親知道了，強迫他回到上海來。過了幾年，他纔到香港去看那個女子，不料她已死了好久，把他的女兒寄育到她的隣婦戴氏家裏，現在照年數算起來，他的女兒應該有十八歲了。」一立聽了他以上所說的話後，竭力勸他接他的女兒歸宗，以免他單身在家的寂寞。浩伯的心中何嘗不是這樣的想呢？他便把接女兒的事，委託一立去辦，一立也很歡喜的應允了。

浩伯的女兒寄在戴氏家裏後，戴氏即當自己的女兒相看待。她自己也有兩個女兒，和浩伯的女兒的面貌有點相似，別人看來都說她們是一雙姊妹花；就是她的二個女兒也說都是戴氏所生的，一個取名叫做美儂，一個取名叫做愛蓮。一立一到戴宅，首先便碰見美儂，和她相談了幾句，很使一立傾倒羨慕。其次又碰見愛蓮，看她的風姿，美麗雖然不減美儂，可是她的性情却不及美儂和婉。到了裏面，就由那二個女兒介紹去

見她們的母親戴氏，一立拿出浩伯的信交給戴氏，並說出要接浩伯的女兒歸宗的意思，又請戴氏母女一塊兒同到上海去玩，戴氏聽了，很猶豫不決。浩伯的女兒寄育到那年，已費了二千多金，一旦給他接去了，未免白白的花費她金錢和教養；但是又不便違背他們來接的誠意。於是叫她的二個女兒過來，說愛蓮是浩伯的女兒，美儂是她自己的女兒，現在要送愛蓮到上海她自己老家去，叫愛蓮此後應當稱呼奚公子爲表哥。愛蓮聽了戴氏的話，喜不自勝，卽美儂也和愛蓮一般的非常歡樂。

浩伯的親戚，聽見浩伯的女兒回到上海，都爭來慶賀，或請浩伯赴宴，或邀浩伯看戲，但對於戴氏的女兒美儂皆以爲她是乳母的女兒，不屑和她爲伍，似乎看不起她的樣子。祇有一立對她非常殷勤，招待得很周到。後來美儂在女僕言語中，知道了他們看待她們有上下鄙薄的各樣舉動，很不快樂，就想卽日回家，可是被戴氏阻止了，不能成行。因此美儂和一立周旋稍久，倆人惺惺相惜，在不知不覺裏兩人便有了愛情。有一天，戴氏察覺了他倆的情意，警戒她的女兒說：「奚公子是愛蓮的禁樹，不許別人去染指。」

他，你是愛蓮的姊姊，怎麼可以去奪取了妹子的愛呢？從今以後切須謹慎，不可再和奚公子親近。』美儂聽了她母親的話後，見了一立就不好意思和他說話，立刻逃避；可是她對一立的情愫已是非常深厚，雖然受了母親的責語，也不能絕對的禁止她和一立絕交的可能了。有一天，一立邀她乘船去玩，她便忘記了母親的責言，竟慨然答應，和一立坐着一隻小船飄飄地向着中流浮去；一立看見她穿的衣裳很儉樸，就問她爲什麼不穿華麗的衣裳？她回答說：人若是奢侈便有什麼什麼的害處……說了一篇。一立深爲感動，要她同到演講會去聽演說，她也答應了。他倆那天玩了回來，浩伯叫一立陪愛蓮去人家吃酒，一立推辭不肯和愛蓮去，說已另有約了。浩伯見一立不去，很不快樂，愛蓮更加憤恨，竟哭起來，一立不得已允許了。但是他的心裏還是不願薄情於美儂，從宴席散了回來，即去看美儂，告訴她不能和她到演講會去的緣因，並請她原諒他失約的過失。這時美儂在一立未來以前已經復遭戴氏的呵責，心裏正是快快不樂。一立看見她不快樂，便問她的緣故，她就将被責斥的緣故告訴一立，一立很憤怒的說：『婚姻

大事，要重情意，不重門第，你母親既怕他們嫌疑，那我就即刻和你先訂婚吧。」美儂心中雖然允許，可是非常怕羞，幾次想說而不能吐出。

沒有得幾久，一立的父親崇德來訪浩伯，浩伯想把愛蓮嫁給一立，兩人正在談論這項親事的時候，一立忽然從外邊回來，向他的父親報告說已向人訂婚了；浩伯和崇德都以爲是和愛蓮訂了婚，等到他倆再向他細問，纔知道他是和美儂訂婚，兩個老人家大失所望，不禁大怒，強迫一立毀約，一立堅意不肯，竟斷斷爭辯起來，崇德憤恨得了不得，痛罵了幾句而去。一立回到自己的臥室，拿了衣服帽子昂然想離開浩伯家，不料浩伯趕來，以他們親戚的交誼相勸，希望他仍舊住在他的家中，恐怕一立一去，會傷害他的女兒的心。看見一立的意志堅決，他勸的話絲毫不爲所動，他覺得無可奈何，只好悄然離開一立睡的房間，他的悲傷再不能自禁，老淚縱橫隨頰而下。一立看見老人那樣淒涼的情況，於是也不忍脫離安家。

浩伯因他女兒的婚事，終日愁悶；有一天，他正在憂鬱的時候，偶然看見掛在壁上

的他妻子的照片，忽然觸悟他以前的事，不願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再給一立去嘗，便叫一立過來，允許他的婚姻隨他的自由，不再來干涉他。一立的父親崇德也沒有再說反對的話，祇說既是如此，那當先和戴氏說個明白，徵求她的同意。一立去告訴戴氏，不料戴氏聽見了，她又反對他和她的女兒美儂訂婚；她那種反對的態度，比較浩伯更加厲害。一立見戴氏又反對，很覺得奇怪，祇因浩伯已經答應，戴氏也不能夠十分堅持了。

浩伯有一個外甥，名叫陶如明，很想戀愛，但是愛蓮從沒有對他表示過愛，他無法可想，便來訪一立，問一立爲什麼拒絕和愛蓮訂婚？一立把他已和美儂訂了婚的事告訴給他聽，並拿愛蓮給他的一封信給他看，說這封信是愛蓮約我去遊公園的，你可以先到公園去，乘機和他乞婚，你的事可以成功，也未可知。如明雖如約到公園去，可是愛蓮的愛，終不屬他，竟和他表示拒絕，他在失望之餘，不由的仰天嘆道：「一立能夠和美儂訂婚，獨我不能和愛蓮訂婚嗎？」愛蓮聽見了，非常驚疑，立即跑回家去，伏着枕大哭一場，經管家婆盡力勸慰，方纔止住。於是去訪美儂，質問她對一立的訂婚事。

美儂承認她是已和一立訂婚也不藏隱一句。她又復到一立處假作道賀；但她的憤怒情緒，終不能自制，忽然發笑，忽然大哭，好像發癩一般。一立盡意安慰他，愛蓮問他爲什麼緣故愛美儂而不愛她？一立無話可說，只好推諉說道：『我到香港的那天，因爲最初看見美儂，所以先把我的縷情絲繫住了美儂，倘使我先見你，那一定會把我的已經繫住美儂的情絲來繫住了你。』愛蓮又質問一立道：『如果沒有美儂，那你又將愛誰呢？』一立笑道：『那不必說當然是會愛你了。』愛蓮聽見了，似乎悟到什麼，卽告別回去。

有一天晚上，美儂從外邊回來，在床衾上輾轉反側，還沒有睡覺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怪物。那怪面貌猙獰的樣子，活像畫的夜叉一般，打破她的窗門想進她的房裏來；美儂一看見嚇得要命，不禁大叫起來；那個怪物看見她在叫喊，也立即逃遁了。第二天，美儂就因受了驚嚇，生起病來，一立連忙去叫醫生來診治，雖然是吃了許多藥下去，總沒有看見好一些，只是一天重似一天。纏綿了好幾天，病更加重，祇剩奄奄一息。一立馬

上去請有名的醫生來看，兩個醫生看了病狀秘密商議好久後，便決斷美儂是服了毒藥，來告訴一立，一立非常驚訝，但是又不敢揚言出來。在這天晚上，美儂嗚咽地對一立說道：『我病已重，恐要和你訣別了。』一立聽了她的話，更加悲哀，痛哭不已，愛蓮很殷勤地送一立到房裏去睡。一立那樣的悲愴，在床上那裏能夠睡得着覺。他在夜深的時候，忽然聽見廊下有微微的腳步聲，他就慢慢起來暗中隨着腳步聲過去，看見一個人一直走到美儂的牖下，拿出一個瓶來，把瓶裏的東西放進美儂所服的藥裏去；一立知道醫師的話是不錯的，便猛力跑過去把那人捉住，大叫有賊。家裏的人聽了叫聲個個出來看見一立所擒住的賊就是愛蓮，各人都不禁大大的驚駭起來。浩伯也蹣跚跟跟地跑來，尚不信他的女兒有殺人的事體，可是愛蓮反自己申說道：『因為一立愛美儂不愛我，所以要殺美儂以絕一立之望；管家婆曾去行刺過，可是沒有成功，於是改變計策來下毒藥，這是爲愛而犧牲，卽死也無怨了。』浩伯跌足長長歎息，看見戴氏在他旁邊，隨着怒氣罵她道：『你養育我的女兒十八年，竟會做出這樣害理的事來。』誰料戴

氏到了這時，忽然跪倒在地，自己陳說道：『愛蓮實是我自己的女兒，美儂乃是浩伯的女兒，因為從前一時的貪慾，所以鑄成這種的大錯，如果不信我的話，那在香港的田氏，尚可以來作證見。』一時各人聽了戴氏的申說，更加覺得奇異，於是將愛蓮和管家婆送到衙門裏去嚴辦，使他們飽嘗了鐵窗的風味，浩伯和他真的女兒美儂又獲得父女團聚，而一立和美儂也得着夫婦的永好了。

（陳明）

## 落霞孤鶩

在某一年冬天的早晨，風雪交作，北平某胡同裏趙宅的小婢，名喚落霞，忽然開了門跑出來，手裏拿着菜籃，全身發着寒慄，珊珊而行。她一不當心，便把買菜的鈔票遺失了。等她發覺了後，不由的驚惶起來，想來想去想不出補救的方法，只是癡立着不動，好像木人一般。有一個少年從這裏經過，見她那樣驚呆不動的樣子，便走近來問她，地板



着面孔一句話也不回答。等到她的鄰居馮姥出來，去問她的緣故，總把她路上遺失了錢的實情吐出，那位少年很慷慨地立刻拿了錢贈給她。她因爲一時倉皇也沒有去問及那少年的姓名。過了幾天，落霞又在路上碰到了那少年，等到她想去追問他的姓名，那少年已步入求仁中學裏面去了。她順便問了那中學的小學生，纔曉得那少年是那中學的教師，名叫江秋鶩。她從知道了那少年的名字後，緊緊記在她心中，永遠不敢忘懷。

有一天，落霞的主人趙重甫和他一家的人圍坐着火爐閒談，恰遇趙重甫的表姪朱柳風來了，說當局將在今天晚上去搜捕國民黨江秋鶩。這句話被落霞聽見，她立刻託事出去，悄悄地走到求仁中學，誑言騙秋鶩到馮姥家，以後纔把他所聞到的消息告訴秋鶩，秋鶩反不十分相信。他想仍回學校，在路上碰到校役，他聽了校役所告訴的消息和落霞所說的一般無二，便倉皇地逃避了。

有一天，趙宅主人沒有在家，朱柳風又來了，他看見房裏沒有人，竟和落霞調笑；落

霞忍耐不住，脫身回到房間裏去，柳風又追進去，並拿出四樣東西送她。落霞大怒，拿了柳風送給她的東西去還他，因為用力太重，把柳風的一個牙齒打了下來。那時恰巧趙夫人回來，柳風謊說落霞想逃，趙夫人以為是實，對落霞加一番痛責，落霞也不十分屈服。等到重甫回來，知道了這件事，立刻送落霞到婦女會去。

落霞入婦女會後，遇到馮玉如，玉如也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兩個相見後，很為相知，吃則同桌，睡則同床，在工作完了的時候，互相閒談各人的身世；落霞自己述說她遇秋鶯的經過，並說秋鶯曾託馮姥做綠衣使者，替他殷勤致意；玉如也說前年在路上無意間碰到一個少年，後來她參觀某一中學，看見那個少年的相片，那張相片最奇怪的就是在那個少年的像下，又有她自己的小照，也不曉得這在什麼時候竟入了那個少年的手中了。她倆彼此聽了各人的情話，都互相歡笑讚賞了一會。

秋鶯脫險到上海來，因為事過境遷，復想北上，被他的同志挽留著，並說他是有了愛人馬上要回去，強迫他取出愛人的照片。誰料他取出的那張相片的人就是馮玉如。

呢！

婦女會所定的章程是每年公開擇配一次，玉如因標緻很不願意；婦女會的會長非常器重她，答應他可以例外地另行物色。這件事被江秋鶯知道了，立刻把照片給會長託她轉致。玉如一看見照片，認識是前年在路上碰到的人，自己詫奇這是天作之合，緣分不淺；但是她看見那個少年的照片署名爲江秋鶯，於是想到他又是落霞所戀的人，再三沈思了後，方纔應允。不料堂監牛太太，私下得了王成衣的賄賂，想把玉如嫁給成衣的兒子福才爲妻子，乘着會長出去的時候，強迫玉如改嫁福才，玉如誓死不肯答應，牛太太大怒，把玉如關到暗室裏去了。落霞不知其中的緣故，竟私下裏去探問，對玉如流淚不已。

這天晚上，婦女會忽然失火，火光燦爛，人聲嘈雜，落霞因爲玉如被困，正在火窟，於是奮身去救，打破牆壁救了玉如從火中走出。因此玉如感激落霞相救的恩惠，不忍復奪了她的所愛，便把自己的姻緣讓給她，自己願意下嫁王福才，落霞聽見了，也十二分

的感激她。

秋鶯結婚後，去西山旅行，他和落霞談及玉如所嫁的人不好，秋鶯悲傷得很，使他沒有游興，即日回來。在市中忽然碰見玉如，髮髻鬆散，面容憔悴，秋鶯私下裏到她家中去探望，看見玉如失手打碎了一個老瓦盆，她的嫂姑正在喋喋地責罵，秋鶯看了，更加悲傷，又怕她們看見他，就悄悄地回來了。

王成衣叫玉如到陸督軍家裏去做活計，玉如不肯，被強迫到不得已的時候，方纔答應；不意陸督軍的兒子伯清，一見玉如，便被所惑，即叫馬弁去誘王成衣，說如果能把玉如送給陸家，你們的富貴可以唾手而得。王成衣聽了非常歡喜，仍舊強迫玉如到陸督軍家去，玉如看破了他們的用意，將計就計，表面上和伯清周旋，乘機提出條件，須要出萬金爲質，如果謀到了金錢，即逃到別處去。她想定後又到車站來探詢問火車的時間，忽然和秋霞相遇，秋霞邀她到家裏，知道了她想逃亡的事，極力阻止她，說一個弱女子，決不能帶了鉅款逃走，不如和陸督軍斷絕往來，王福才也在外面聽到他父親所做

的這件事，憤而和父母分開居住，於是王福才和玉如移到會館裏去住。玉如雖謙說去大家教書，其實是藉故常到秋霞的家裏去。

秋鶩和玉如先已有愛情，現在天天相接觸，當然更加親愛，常借文字以通他們的私衷。有一天，玉如約秋鶩來公園相會，兩人吃茶談心，直到夜深纔散，秋鶩雖然不敢公然娶玉如，其實玉如不啻已做了秋鶩的外室了。

沒有得幾久，落霞忽然患了猩紅熱的病，秋鶩送她到醫院裏去，因此玉如天天至秋鶩家中，捧茶執盃，儼然像新婦一般。恰遇馮姥來看落霞，看見了他倆那樣情形，不覺驚異，等到落霞病愈，馮姥把所看見的事告訴落霞，落霞責問秋鶩，秋鶩曉得兩美不能兼愛，於是答應了落霞和玉如斷絕，並寫了絕交書給玉如。以後秋鶩又碰見玉如，覺得從前的愛情太深，不忍再說絕交，玉如也不曉得其中的緣故，仍常來看落霞，落霞察覺秋鶩還沒有絕玉如，一時氣憤，昏倒在地，玉如大驚，經問過纔知道，且當落霞而前，忍着痛苦和秋鶩斷絕。秋鶩送她出門，玉如解了銀扣贈給秋鶩，但是交情雖然斷絕而他倆

的愛情是仍舊不能斷絕的。玉如回家，痛苦不已，因此想帶了私資到別處去，不料所儲蓄的錢已被福才偷了。正在憤恨的時候，王成衣夫婦忽然走來，說福才誤交土匪，捉到官裏去了，已求過陸伯清，陸伯清說非玉如自己去是不成的。玉如不得已，勉強到陸伯清那裏去。誰料陸伯清一見玉如，即將她和江秋鶩的戀史全盤說出，並說如果不肯依從，不特王福才的性命不能保留，即江秋鶩亦有不利。玉如身陷虎穴，無計可施，只有啜泣忍痛相從而已。

過了好久，秋鶩落霞夫婦，復到西山去遊玩，在療病院裏休息。有一個蒙了紗布的婦人睡在隔壁房間裏，榜上是寫陸柳絲，秋鶩也沒有去問是誰。次日早晨從隔壁丟過來一個小信封，拆開一看，纔曉得那婦人便是玉如，馬上出去尋找，玉如已上汽車，開了汽車疾馳而去。這天早晨正是大風大雨，秋鶩和落霞冒雨追逐，衣裳鞋子完全濕透，好像一對落湯鷄一般；但是玉如終於沒看見，他倆夫婦相顧嘆息。誰知玉如的汽車，也在那個時候誤觸樹上而被破碎了。

(陳明)

## 蘭谷萍踪

一個叫金慧蘭的女學生，在春申大學讀書，學問丰姿都出衆超羣，抱着極高潔的意志。她在男同學裏有二個同鄉少年很愛慕她，一個叫張寄萍，一個呼應啓貴。她的心裏祇許張寄萍，對於應啓貴却不十分中意。

春申大學因為發生風潮而提早放假，應啓貴最先回家，他託媒人向金慧蘭的父親求婚，因為金慧蘭的父親羨慕應啓貴家產富裕，也不去問他的女兒肯不肯，便私下答應了。

等到慧蘭回到家裏來對於她的婚事當然不得而知，依然很快樂地引了寄萍去見她的父親，並竭力向父親介紹寄萍的才能；但是慧蘭的父親曉得寄萍的家財寒素，很看不起寄萍。那時恰好碰到啓貴也到慧蘭的家裏來，慧蘭的父親對於啓貴立刻很

殷勤地款待他，寄萍看見慧蘭的父親那樣輕視的情形，心中非常不快意，不能再忍耐下去，只好託言告辭，慧蘭雖堅意挽留也留他不住。

這天的晚上，慧蘭一知道父親許了啓貴的婚事，非常憤怒，後來想到在家裏要解決總是困難，便和寄萍商議，想和他一塊兒逃走，寄萍以爲二個人的經濟不能獨立，不如暫時忍耐，等有良機再作打算，慧蘭雖是失望，但迫於事勢，也無可奈何了。

過了幾天，慧蘭在報上看見寄萍家裏被火焚燬的新聞，不由得悲傷起來，想去探望，被父親阻止，不能成行。忽然寄萍來了，想訪慧蘭商議善後的計劃，恰遇慧蘭的父親對他嚴辭拒絕。寄萍憤怒而出，從金宅園外經過，看見慧蘭正和啓貴並肩談笑，非常親熱，更加痛心，懷喪萬分。誰知和啓貴並坐的女子，實是慧蘭的妹子慧芬，因爲服裝偶然相似，以致使寄萍在倉卒間不能辨識。

寄萍既已回來，更沒有方法解決他的厄運，生活日益困蹙，勢將不能舉火。他的父親年紀又很老了，尤其是使他重加愁慮。時常去安慰父親，說可以謀一職業來擔負家



務。於是不得不去應某公司招考書記的考試；並託職業介紹所去謀事，以求得一處噉飯的地方。但因人面生疎，缺乏援助，各處都歸失敗。他正在沮喪的時候，偶然從人力車行旁邊走過，不禁使他怦然心動，想了又想，覺得謀事既不能成功，要在家裏株守待斃，不如做一個車夫自食其力較為妥當，便決心去租一架黃包車來維持生活。但是又恐怕傷他老父的心，不敢把實情相告，假說已在某公司裏做事，每月薪金三十元，他的父親信以為真，不禁大喜。

那時慧蘭每天盼望寄萍來她家裏，總沒有見他來；就叫女僕去探悉，也問不到他的住所；去問啓貴，啓貴也秘密不肯告訴她。後來結婚的時期將到了，她那時的困難便難於應付他們了。

她的婚期一到，應啓貴家中賀客盈門，極爲一時之盛，不料變生意外，忽然有人來告訴說新人已經失蹤了。啓貴心中充滿着驚憤，跑到金慧蘭家裏來詢問，纔知道慧蘭已留下書信，說不願意做啓貴的妻子而逃走……

於是，啓貴的憤怒自不必說，慧蘭的父親當然也無法可想，只好答應把慧蘭的妹慧芬去做庖代，啓貴本來沒有專愛，便依從了慧蘭父親的提議。

有一天，寄萍正拉着人力車載了客人行走，在路上忽然碰見慧蘭也乘着人力車迎面而來，想去追她，已經來不及了。因此觸感到從前的情景，不由得神思恍惚，悲從中來。他隨步回到家裏來，竟忘記了更換衣裳，他的父親看見他穿着拉人力車的衣裳，不禁驚奇；寄萍只好託言公司裏同人演劇，他裝飾一個車夫，因為匆匆回來，所以來不及改裝；他雖這樣託言遮掩，但他的父親尚不十分相信。到次日，私下跟着寄萍的後面出去，明明看見他的兒子拉着人力車招客，纔知道他的愛子用心之苦，心中非常不忍，那老人的淚珠不禁奪眶而下。

慧芬從嫁了啓貴後，覺得她的丈夫更加放浪，稍稍加以規勸，可是她丈夫不但不能聽，反以惡聲相報。有一天晚上，啓貴同他的朋友到他所開的工廠裏來參觀，無意中碰見慧蘭在廠內工作。因為慧蘭離開家庭以後，即投身到工廠裏去做工人，以謀自給，那

裏曉得她進的那個工廠的主人就是啓貴呢？

啓貴想得隴望，又把游詞挑戲慧蘭，慧蘭怒言拒絕，即憤然離開工場。誰料她從一個僻巷經過，又碰到無賴張子秀想污辱她，她急得無法，只好大叫救命。恰好寄萍拉着人力車由那小巷子經過，看見是慧蘭求救，立刻丟了人力車，拚命跑過去幫助，便把那個張子秀無賴趕走了。慧蘭和寄萍兩人互相談述別後的情況，寄萍的誤會終於冰釋，於是同慧蘭回到他家裏去，在路上很堅決地囑咐慧蘭不要說他是拉了人力車，使他老人家傷心，慧蘭很識大體，也欣然答應。

這時慧蘭的工資所入，稍有餘儲，特買了酒肴而歸，以奉寄萍的父親；但仍然假說寄萍領得薪金，所以得到這些壓腹的東西。因此可見他兩人的用心之苦了。

過了幾天，無賴張子秀想報復前日的仇，帶了他一黨的人在路上碰到寄萍，痛打了寄萍一番。寄萍受着重傷，在沒有回家前便進了醫院；這時恰遇到寄萍的父親患病，那天晚上看見兒子沒有回來，心中更加憂慮。到了次日，慧蘭私下到車行去探問，纔曉

得寄萍被打受傷，已入醫院。她回家以後，仍不敢以實情告訴寄萍的父親，只好又謊說寄萍受了公司裏的委託到外埠公幹去了。

但是寄萍的父親，早就知道了寄萍的職業，聽了慧蘭的話，也曉得是他兒子所吩咐，於是他把親眼看見寄萍拉着人力車招客的事說出。慧蘭聽見，料想不可隱藏，便直說寄萍是被人痛打後進了醫院的事實，完全相告，因此寄萍的父親的病狀更加厲害起來，沒有得幾久便絕氣死了。

這時候慧芬因事觸動啓貴的怒，竟被啓貴毒打，就帶哭帶走回到她的娘家來。慧芬的母親又是最愛二女慧芬，既痛心慧蘭的失蹤，復看見慧芬所嫁的丈夫又不是好人，便愁上加愁，怒上加怒，天天責難慧芬的父親，說是他的過失。慧蘭的父親也漸漸知道了自己的罪過，就答應設法去尋找慧蘭的行蹤。

寄萍在醫院裏，因為受傷太重，勢將不能救治；等到慧蘭得到他病急的消息跑來，寄萍也快要絕氣了，慧蘭當然不敢把寄萍的父親已經死的事告訴給寄萍聽，但是寄

萍仍黯然說不要把自己的病狀事實告訴老父，慧蘭聽了寄萍的話，她的心中真像刀刺，說不出的悲慟；而寄萍說的話還沒有完全說完，他的眼睛竟瞑閉而死了。

當這個時候，慧蘭的父親在報上看見寄萍居住的地方及進醫院的消息，便立刻邀了妻子和女兒去訪問，不料一到寄萍的家裏已寂靜無人，轉到醫院裏去，只見慧蘭充滿着傷感，也像是一個要絕氣的人了。

(陳明)

## 生機

深夜，黑暗佔據了整個的空間，在同一時間的兩個角落裏，一邊是夢一般的幽寂，一邊是醉一般的狂歡。

吳達卿從紙醉金迷的氛圍裏興盡歸來，他的夫人李佩蘭還在等着。她覺得達卿這種沒靈魂的生活，必然地會墮入痛苦之淵。她逆耳的忠告，引起達卿的反感，結果是

夫妻反目。

夢嚙是不受意識支配的，達卿迷戀老三，終於給她知道。她是怎樣的傷心和失望，她決計脫離這惡環境，去謀自立，便帶着她的愛兒回到母家去。

去了眼中釘，正是達卿希望中的事，他從此可以爲所欲爲，不會有人再向他麻煩。佩蘭的母親和妹子，都竭力勸慰她，希望她回到吳家去，但她以爲女子應有自立精神，不一定要依賴男子過活。便由職業介紹所介紹，在一家公司做職員。

她在公司裏，常聽到男同事們呼她爲「花瓶」，她對於這侮辱女性的名詞，氣憤極了。她明白「花瓶」她決不是女子職業，便辭職不去，買了三架縫衣機，和她母親妹子，用自己的勞力來維持生活。

一邊克勤克儉的找「生機」。一邊胡天胡帝的走死路，佩蘭和達卿背道而馳，現在是愈離愈遠了；達卿營業失敗，債主四面楚歌地逼着他，佩蘭却因生涯發達，添購機器，加用女工。

佩蘭想：自己雖然有了「生機」，但找不到「生機」的婦女，社會上還多着，她於是憑着平素的信用，向銀公司商借鉅款，創辦一個縫衣廠，容納許多沒職業的貧苦婦女，在廠中工作。

她用最新的方法來辦理工廠，尤注意提高工人知識，廠中每週舉行一次演講會，演講時事科學等淺顯的常識。有一天，所講的是「航空救國」，激動了工人們的愛國心，全體工人，便自動加入航空協會。

無疑的，人情是勢利，何況是酒食徵逐的朋友；達卿在窘迫的時候，想求助於朋友，但是誰也不肯幫他忙，便是老三，對他也很冷淡。他終於宣告破產了，他這時才覺悟自己過去的錯誤，他找到了佩蘭，懇切地表示懺悔，她也不咎既往，便留達卿在廠中服務。達卿工作很勤勉，這使佩蘭十分欣慰。一天，是發給工資的日期，達卿到銀行去收款，無意中遇到老三；老三見他攜着鉅款，便很殷勤的邀他到家裏去坐坐，達卿因廠中工人等着領工錢，推辭不去，老三却放出媚惑的手段，終於把他誘入彀中。

佩蘭創辦縫衣廠本意，是爲救濟沒職業的婦女，不是爲想榨取工人的血汗，自己來造成一個資本家；所以她對於工人的待遇很好，營業的收入，積儲起來，僅僅足以應付工資及開支。現在等着達卿收錢來發工資，達卿卻久久不歸，她急得沒法的時候，腦膜上浮起從前見達卿和老三同入一所宅子的印象，便出來找尋。

花花綠綠的鈔票，毫不費力的從達卿的皮夾中轉移到老三的手裏；這時佩蘭尋到了，見這情形，便過來爭奪，不料老三的姘夫突然進來，把佩蘭像稻草人般的摔倒地；她危急的當兒，爲了自衛，把一隻煙缸擲去，姘夫受傷暈倒，她便奪門逃出，老三在後追趕。

這時風雨很大，佩蘭在雨中奔回廠中，剛把鈔票交給母親，預備發工資，老三已帶着警察進來，把她捕去。

禁。經法院精密的偵查，知佩蘭的傷人，爲了自衛，情有可原，便從寬判了三個月的監禁。



她出獄的一天，工人們在監獄門首熱烈地歡迎她；惟有達卿，一誤再誤，再也沒有顏面來見她了。

## 我們的生路

經濟日趨衰落的農村，在帝國主義壓榨之下，加速的趨向崩潰的慘境。勞苦的農民，爲他們的生路而奮鬥着！

劉大升是桃花村的佃農，同他的女兒阿珠，外甥楊志新，協力操作，雖然生活僅在飢餓水準之上。可是大自然優美，還能使他們減少些微的愁苦。阿珠同志新備，青梅竹馬，相親相愛。

春寒漸退，桃蕊吐芳，正是有閒階級在紙醉金迷之餘的尋花問柳的好景。劉家的小地主張霖，來到桃花村玩賞，看中了阿珠的美貌。但任憑他奸狡地擺佈，而劉大升總

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女兒，堅決地拒絕了！

大荒年的襲來，使農村裏流出不少人。楊志新爲要減輕舅舅的負擔，投到都市富翁何誠家做書記，同富翁的女兒瑛瑛認識了。桃花村的農民，焦急着的是地主的租，因爲欠租是地主不答應的。在無可想法之中，紛紛向地主要求減租。劉大升也向張霖請求減免，可是這等於與虎謀皮。張霖非但要租，並且用威脅的手段，來要挾他的女兒。

當阿珠父女困苦萬分之時，志新同富女瑛瑛，已由認識而相愛，而結婚了。大升因捕魚溺水而得病。阿珠一邊侍奉父親，一邊相念志新。內心是何等的慘苦！不料張霖因不得阿珠，又派人鄉下來斫桃花村的桃樹。可憐！大升種的田，既被收回，現在唯一的養命之源——桃樹，又遭摧折了！鋸樹的聲音，深切地打擊到大升的心上……「這不是殺的聲音嗎？」他說。

爲了大衆的生存，阿珠決定把自己的身體犧牲，去投入地主的懷抱。可是鄰人金貴同阿胖都勸阻她，因爲這決不是我們的生路。

民族戰爭爆發了，金貴同阿胖都投入了義勇軍。但畸形的社會，一邊是彈火烽煙，一邊是花天酒地！志新在軟玉溫香的生活，忽而聽到播音機裏的大聲疾呼，使他感到現在的生活，不是「生路。」同時瑛瑛也另有了愛人。於是他決定也投軍去了。桃花村也圈入了火綫，全村的人，扶老攜幼地奔逃，阿珠也扶着父親，坐了手車，避開去。

戰事停止之後，志新又到桃花村來，祇見一片瓦礫，而阿珠不在，愴懷前事，不勝淒楚！後來在礦山中，找到他們，從此回復他們合力協作的勞働生活。

這裏顯示給我們的生路：是擴大民衆反帝戰綫！共同努力生產工作！建設我們的  
新中國！

## 賴 婚

北海的旁邊，有一個小村，村裏的人，大都捕魚爲業，駱翁也是其中的一個。他有個

女兒叫晚霞，艷麗非凡，她和她父親的助手馮辛極友善，兩心相印，已非一日。但她父親連年困窮，幾致不能生存，討債的却天天來逼迫，要是再不能借到些錢來付屋租，那僅可安身的陋室，也將不保了。

朱公子是城中的富翁，那天，他獨自駕了汽車出遊郊外，一不留神，車子傾覆，自坡墮下，受傷甚重。恰巧被晚霞和馮辛所見，於是同他回家，殷勤救護。公子心中非常感激，而且見了她的美貌，不覺疑爲天人，得她的纖手扶持，竟是忘却了傷痛。後來知道他們處境極窘，便借給他許多金錢，以之發展漁業。等他好全了後，邀請晚霞和馮辛到他的家裏，設筵相待，表示感謝。她初次進城，不覺醉心繁華，欽羨虛榮，因此產生了悲劇。

駱翁得了公子的助力，便租了牛車百輛，沙船百艘，到海裏去捕魚。晚霞也要同行，但他因海上風濤險惡，不許她去。並把她托給鄰婦照應，在夜裏更被關於寢室，不使出外，所以她更抱怨痛恨了。

朱公子自從見了她後，神魂顛倒。他一有暇空，即來望她。她被物質所惑，也覺朱公

子是很可相親。有一次他請她再進城玩遊，她因鄰婦防範很嚴，不敢答應。他因而約定夜間來請，女竟允許。到了晚上，他從樓窗間抱她外出，登車進城。他又替她換了時裝，遊俱樂部。後來飲酒至醉，竟失身於朱公子。

陳小四也是村中的漁戶，生性陰險，曾見朱公子好幾次來訪晚霞，又曉得朱公子借助她父親許多金錢，出外捕魚，於是跟他而去。這時，他正和許多漁戶約定明日交魚付款。小四得知後，便夜半闖進他的臥室，偷了他所有的金錢，到了下一天，他曉得失竊，非常傷心。漁戶又復拿了魚來要錢，他卻沒有錢給他們。漁戶認爲欺騙，都要打他，小四則乘機以賤價買完了所有的魚。

駱翁自從失去金錢以後，喪氣回家，心裏很是憂鬱。到了家後，鄰婦又以他女兒的不真相識，使他更加憤怒。又見女兒的神色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他遂嚴厲追究，然而她終不肯直說出來。他在盛怒之下，竟將女兒逐出門外，她雖哀求她的父親，但終無效，只好含淚出門。而且這時候又正風雨交作，她的悲痛真是到了極頂。

晚霞於這樣走頭無路中，她只好去尋朱公子，告訴他她的父親很是頑固，倘然曉得了底細，一定於他不利，所以勸他一起逃走。但公子本是輕薄少年，那裏真是鍾情於她。恰巧他那周家的表妹跟她的母親從鄉間遷來，他對了表妹便特別殷勤，早已不把晚霞放在心上，見了她反加恫嚇，勸她速走。她無法可想，只得得到古菴去住。這時她已有孕，不久，那苦命的小兒也呱呱墮地。她辛苦撫養，又到有錢人家當傭婦；一有餘閒，常常出外。主人問她到那裏去，往往含糊答覆，其實是去乳哺她的兒子。

她的主人，那知就是朱公子的表妹。有一天，公子來訪問他表妹，恰巧和她相見，不覺變色，要她趕快到外面去。她本想出外哺她幼兒，也便很匆忙地去了。朱公子深怕她告訴他的表妹，便想了毒計害她。這時他的表妹剛買來鑽耳環一對，朱公子便偷偷拿了一枚，投到金魚缸裏，反而說這是女傭所竊的，她也無法聲辯，竟至因此下獄，備嘗鐵窗風味。在獄中，一想到她的兒子，就使她悲傷到流淚。

過了數天，周家表妹囚把金魚缸換水，忽見前日所遺失的耳環，曉得她是冤枉的。

於是請她母親到警署去保出。她出獄後，周母正要慰問她，她已奪門而出，跑到古菴，但那無辜的小孩，因為不得哺乳，早已餓死的了。

當駱翁回家的時候，馮辛因失金的事太蹊蹺，疑心小四所竊，所以留着不回。不久，果在小四室中，尋得失金，小四和他相爭，但被他擊倒。於是小四告訴他說，你實在是笨伯，這樣一意忠心於朱公子，其實朱公子的所以肯借助金錢，無非貪晚霞的美貌，要使你們出外，好滿足他的私慾，馮辛不信小四的話。小四又說出前日所見的狀況，甚至發誓。馮辛因此有些心動，就拿金奔回。他去見朱公子，把他所借的錢完全還了。並說：我聽得別人說，晚霞被你所誘，果然這樣，我一定不讓你過去！朱公子聽了大吃一驚，極力解釋說：這一定是有人羨慕你，見我借給你們金錢，所以說出這種話來誣我。馮辛以為他說得有理，也就信而不疑。剛要辭別，晚霞忽如狂一般，奪門而入，馮辛急避簾後。她一見朱公子，責備他的無情，朱公子不肯承認，她憤極大罵道：「從前我所以不肯聲張，因為不肯使我無辜的小孩，受一般人的唾罵，現在小孩已死，我也沒有一點留戀，你無情如

此真所謂人面獸心，我就是活在世上，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就是活着沒有力量來責罰你，死後也要報仇的！」罵罷，就返身到外邊去。馮辛在簾後，完全聽得她們說的話，他怒不可遏，一躍而出，以老拳揮朱公子，終至受傷。這時正在風雪交併，晚霞好容易回到家後，却見父親已死。她心裏更加悲酸，茫然出門，好像顛狂的樣子，馮辛也正跟踵來尋她。這時候，雪花滿天，風也更大了。不多時，雪山倒下，正在她暈絕的地方，幸被馮辛所見，在千鈞一髮的當兒，救她出險，抱了回家。她深感馮辛救她於冰雪之中，就和他結了婚，從此過着幸福的日子。

(許文)

## 琵琶春怨

李令嫻爲了她的丈夫文小卿，在上海迷戀舞場，所以特地從鄉間趕到上海來，預備好好的規勸他一下。



令嫻到滬後，在途中遇惡少調笑，幸得醫生馬慕華的解救。詢問之下，慕華指示某舞場的所在地。當然，一個丈夫正在荒唐的時候，自己的妻子尋來，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不高興。因此小卿會到令嫻，彼此的言語，是不免有些小衝突。可是當小卿和令嫻談話時，他忽然感受——急性盲腸炎——時疫，腹痛如絞，竟致暈倒地上。令嫻始則以為是小卿有意作出驚人之態，後來看出確是實情，祇得將小卿送入醫院。

本來，醫生祇能醫病，不能醫命，小卿終於無救而死在醫院中。醫生馬慕華，新近喪耦，他的亡妻模樣，竟和令嫻完全相似，是以慕華初見令嫻，就會引起了舊日的情思。也許是爲了這一點，所以慕華在小卿死後，要自告奮勇來替令嫻料理喪事，令嫻是非常的感激他！

葬事既畢，令嫻自然還是回到鄉間去。可是這樣傷心的消息，怎樣能告訴小卿的既老且盲的母親？況且小卿臨終的遺言，是要將此噩耗，不要告知盲母。所以令嫻也祇得藉詞推托，暫時保守秘密。

令嫻有女甜兒，現已七歲，活潑天真。乃母既歸，於是頻頻叩問阿父近况。令嫻又怎肯刺傷這小弱的心靈，還只是出於哄騙。可是甜兒在夢中，仍念父不置，更引起令嫻的傷痛。

假期將屆，倘盲母要小卿回來，確是一難問題。令嫻致信慕華求計，他立復一函，請將親來設法。令嫻得信，深以慕華來不妥，作書拒絕之，但慕華已動身。慕華到文家，登堂拜母，僞言小卿帶有信回，盲母不知原委，非常高興；可是令嫻既驚且憤，確有啼笑皆非之勢。當盲母將小卿假信交她拆視時，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而信中又是慕華對自己求愛的意思。雖則對慕華是怒目而視，但又不敢對盲母說明，祇得僞言安慰盲母。慕華乘興而來，祇得敗興而返。當慕華去時，令嫻對他表示不能接受他的請求。

晴天霹靂，甜兒忽患猩紅熱，由校役送回。鄉間那有較好的醫生？這真夠人急煞。令嫻陡然想到慕華，遂不顧一切，立時追出，急將慕華拖回，使得慕華有些莫明其妙。

慕華診治甜兒，極盡心力。雖說這是醫生的天職，然而慕華也未始不別有用意。總

算天相吉人，甜兒的病，漸就痊愈。甜兒對慕華頗生好感；而令嫻對於慕華，因救其愛女之故，所以也很感激他。盲母並留慕華在此，以便隨時看護甜兒。久之，彼此竟有如家人戀愛，偉大的戀愛，令嫻雖然處在這樣封建的環境中，儘管是時時的剋制着自己，然而對於慕華，也不能無意。

一日，慕華竟大胆向令嫻求愛；令嫻雖拒之，但內心悲痛，不由己地涕淚交流。慕華要求最後之吻，令嫻感於慕華的熱忱，無奈而允之；惟先以衣遮小卿之照。長吻之後，令嫻則已淚如泉湧。

甜兒校中舉行遊藝會，甜兒登台表演，要求令嫻慕華同去參觀。可是三人一路行來，鄉人嘖嘖私議，使令嫻頗為難堪。而會場中各人的利銳目光，更使令嫻如坐針氈，以致不能久留，不終場而去。

令嫻忍痛請慕華離此他去，但慕華則除死誓不分離。令嫻既感慕華之摯愛，又明知事實上的困難，謹願以死相謝。慕華感到失敗，但同時又以爲不能拯救一封建圍困

的弱女子爲憾。且小卿死訊，將來終有揭穿之日。則爲甜兒，爲令嫻，爲盲母，爲一切的一切，遂冒險對盲母說明小卿已死；並且願終身代小卿盡子職。

甜兒由校返，因祖母未聽見歌唱，遂奔取琵琶，請令嫻彈唱。但令嫻在悲痛之餘，那有興致。令嫻不得已撥弦彈唱，惟神情恍惚；猛憶起當年與小卿在月下吹簫彈唱的光景，令嫻眼中金星亂放，竟一暈而倒；琵琶亦已碎成片片。

## 健美之路

一個江湖賣藝的班子，爲了生活的鞭策，帶着笨重的車輛，滿載着獻藝的男女和道具，在歷辛經苦的到各地去表演。

不得不忘記了自己立場的小丑，儘管他是很賣力的在表演着；但在一般爲欣賞葉飛飛的色藝而來的觀衆，是感到一種乏味，因此空氣中有些不靜。班主——飛飛的

父親——看到這情形，知道是應該用什麼方法來維持這場面，於是催飛飛趕快的出來表演。可是飛飛這時候，她正在不滿意，她很想能夠休息下去，但她終於不能不扶病登場。不關痛癢的觀眾，看了她表演一個，繼續要求再來一個，她是很誠懇的辭謝了。她的舉動，除了少年韓韻聲能夠了解她，可憐她以外，誰都不能同情；尤其是她的父親。爲她得罪了看客，簡直是和自己的生活過不去，所以是很嚴厲的責備她。幸虧韻聲爲關懷她的病狀，無意闖入而解了她的圍，並介紹她免費去就醫。

韻聲的父親，發現他時常深夜回來，尤其是他的岳父黃澤人來信催着快點辦喜事，所以是很責備韻聲不該在外面流蕩。可是韻聲儘管受責，但他還是不斷的和飛飛來往。接近既久，彼此是有了相當的感情，他知道了她從前的一切。

她們班子的規矩，向來是養女不外嫁，贅婿一同表演。當初飛飛和她的母親外祖母，三代同時在北方某處賣藝，收入非常豐富，因此引起匪盜的覬覦。在某一個夜間，竟相約往她們家裏去搶劫。飛飛的外祖母，仗着會點武藝，人老心不老的單獨抵抗，不幸

竟爲匪人所殺。

自從飛飛的外祖母死後，她的母親仍舊帶着她到各處表演。有一次在某地賣藝，不幸又遇到一個土豪趙天雄。他看中了飛飛，要想納飛飛爲妾，就派了他的爪牙來和班主接洽。飛飛的父親那能做主，飛飛的母親大爲反對。天雄在恨怒之下，遂買通班中的貪利之徒，謀害飛飛的母親。飛飛和她的父親，雖明知道這次事情，是天雄的主動；但是他的勢力雄厚，實在奈何他不得；倘再延留下去，也許還要有其他的問題，所以是一走了之。

飛飛對於她的生涯，很爲傷感，以爲就是在極盛的時代，還是要受人的壓迫，受人的支配，實在太沒有趣味；但是韻聲是以爲做一行總會怨一行的，同時他對於這含有浪漫色彩的流浪生活，是感到別有風味。

『飛飛！你不要消極，凡是人，都該積極的去和環境奮鬥！不要被環境屈服才好！』  
同情與感激，傾慕與共鳴，牽動了他和她的情絲，燃燒起青春之火，彼此是走了愛

的途程，韻聲是請求飛飛允許作他的終身伴侶。

韻聲的岳父黃澤人正式和韻聲的父親當面交涉，請他早些辦理韻聲的婚事，但韻聲堅決的反對，在兩重嚴責之下，韻聲是到飛飛處，一吐胸中的積憤。可是當韻聲在飛飛的勸慰之後，他的父親忽然追到這兒，無意中說出韻聲已經定婚的話，飛飛大為失望，目極難過；以爲韻聲也是和一般不可靠的青年一樣，儘管從前他曾說過許多別人所沒說過的話，現在知道這完全是他的一種手段，因此也很憤怒。韻聲堅決表示絕不遷就作買賣中的交易品！

韻聲對他母親說明自己和飛飛的愛好，倘家庭不容納，簡直是剝奪他此後在家庭方面的幸福，那末，他不如爽快的脫離家庭去度那孤獨的生活，也許還可以有相當的收獲。這在年老而崇拜偶像的韻聲的母親，怎能放任這唯一的兒子脫離家庭。韻聲經了這樣的奮鬥，總算退了黃家的婚，而娶了飛飛。

班主未嘗不知道飛飛嫁後，他們的班子是要受到影響；然而他自己是爲着飛飛

已經厭倦這種生活，藉此可以成全他的愛情，使他的生活能夠安定。其實飛飛平日是一個很活潑的人，習慣上已養成她的好動不好靜的性情；可是韓氏的家庭，完全被舊禮教所籠罩，使得飛飛動輒得咎。韻聲的母親，本來對飛飛並沒有什麼十二分的惡感，祇不過是因為韻聲有了飛飛，好像他對自己要疏遠些，於是遷怒到飛飛身上，時常藉故責斥飛飛；倘是韻聲稍微有點袒護飛飛的色彩，就連韻聲一同責罵。

班主患病，生活已很困難，那裏有錢去醫治，小丑跑來告訴飛飛，言外之意，倘使飛飛不嫁，大家決不會受到這樣痛苦；可是飛飛絕不願再走上舊路，所以幫助一些小款，叫他趕緊替她父親診病。這事又給韻聲的母親知道，責她不該私貼娘家；況且韻聲既未自立，還是要靠父母養活他，養活妻子，那末，飛飛怎能用上人的錢去貼娘家呢？飛飛是忍氣受着，韻聲也感到自己不能自立，連累得飛飛要受這樣的委屈，所以也很是痛苦的。

韻聲的父親壽辰，韓家大宴賓客。雜耍紛陳，來賓的當中，有人知道飛飛從前的出



身，所以要求飛飛來表演一套，這在提議者也許是出於無心，然而在飛飛却不能不認為是一個莫大的侮辱！可是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又不敢不免強敷衍，一個之後還要來一個，這是從何說起！

——從前是爲了生活，不得不登臺表演，現在是爲什麼？這不是侮辱是什麼侮辱的生活，怎能忍受下去！——

飛飛的確是非常的傷痛，韻聲起初是勸慰她，後來他也覺悟了，與其讓她供幾個人的娛樂，不如去娛樂大眾，自己加入她們一起，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自己的生活。

韻聲是加入共同表演；可是他們現在所表演的節目，不是提倡體育，就是啓發民智，都含有教育的意義，使觀衆在娛樂的當中，既感到趣味，又得到益處，他和她是忘記了從前的一切。

(乾白)

## 歌場春色

戲幕初開，掌聲大作，歌女名叫李蕙芳的，翩然登場，唱新曲『青春之樂』，紅脣玉貌，的確不凡！滿座的觀客，都拍掌叫好，而陳厚齋和張小榮，更加欽慕她的美貌。

厚齋是富家的子弟，和蕙芳相愛已久。一天晚上，特設酒席宴蕙芳，不料蕙芳屆時不來，以致主賓都不歡而散。厚齋雖愛蕙芳，蕙芳却不很愛厚齋，所以只以花言巧語來酬謝厚齋，而小榮在家作促膝的談話。

小榮是蘇州人，在上海流蕩過日，但自和蕙芳相識，很得蕙芳的歡心。小榮見有機可乘，再進而和她說婚約，蕙芳也不拒絕，小榮更加歡喜。訂定次日各以信物相贈。

但小榮自己沒有錢資，所以馬上返家設法。他的父親是趕馬車過活，他的妻子又是車站上的賣花女，見小榮忽然歸來，穿了一身華麗的衣裳，都歡喜得很，而且殷勤地

慰問他。

小榮這時便向他的妻子桂寶索奩中金鐲，說和朋友合資經商，尙少百餘元，想暫時用金器來湊成，後日不愁沒有什百倍的利益。桂寶雖然不肯，但因體恤丈夫的緣故，終於拿了金鐲給他。小榮一得到金器，立刻託辭而去，桂寶強留也留他不住，等到他的父母出來，小榮已去得很遠了。

小榮到滬，用金鐲調換一個小金鋼鑽戒指，想贈給蕙芳。恰好厚齋先到，蕙芳的侍女芳姑曉得蕙芳和小榮有約，故意說主人不在。厚齋快快地出來，正躑躅在門外，忽然看見小榮叩門進去了。不過一刻工夫，又聽到蕙芳的歌聲，纔知他已被欺。即挺身進去，看見蕙芳正和小榮並肩而坐，厚齋大怒，向蕙芳責備了幾句話，便悻悻然出去了。

這時上海各團體因各省水災，舉行賑災遊藝大會，蕙芳也被邀參加。在化裝室休息時，她的女朋友偶然談到蘇州勝跡，而引起她去遊覽名勝的心思；於是約小榮同行，小榮雖有難色，但也不得不勉強答應她。

第二天，蕙芳同小榮到蘇州去了。火車到蘇州站的時候，桂寶正在月台間，蕙芳向她買花，小榮這時大窘，幸沒有看破，便趕快走出。但桂寶已隱約的看見小榮背影，心裏很覺疑惑。這時小榮已出站外，他的父親榮生正駕車等客，叫夥伴小毛去招呼客人；小毛見小榮同一少女來了，走過去招呼，小榮惶然不理，想雇別人的車子。但蕙芳已答應小毛的招請，挽着小榮的手登他父親榮生的車。小榮這時更窘，竭力想法子，幸而沒有給他父親看破。

車子到了旅館，小榮挾蕙芳下來。恰好有旅客來雇車，榮生就整轡而去。在途中小毛纔把他所看見的情形告訴給榮生，榮生仍不十分相信。等到回家時，看見桂寶伏案大哭，問她，她所說的正和小毛一樣，榮生大恨，立刻叫小毛到旅館去喚小榮回家。

小榮不得已歸來，桂寶責備他無情，小榮反以惡聲相對，榮生聽到哭聲，出來責斥小榮，小榮竟憤怒而去。次日，桂寶到旅館中找小榮，不料小榮已換了旅館，桂寶更加悵恨。後來探知同小榮回來的是上海著名的歌女李蕙芳。回家以後，便豫備來滬尋找。桂

寶一到上海，便轉訪問，終得蕙芳地址。蕙芳問她的來意，桂寶說找她的丈夫，蕙芳又驚又憤。這時小榮也來了，他當然不曉得他妻子在內室，仍假說和朋友合資經商，尚缺資本，向蕙芳借款。蕙芳已知道了他的假面目，但不即時說破，約明日照辦。小榮很歡喜地出去了。蕙芳又詳細問桂寶，桂寶把實情完全吐出，使蕙芳更怨憤無限。

到了晚上，小榮又來，蕙芳叫桂寶出來相見，小榮大驚，又慚又怒。蕙芳慢慢的解下小榮所贈的金鑲鑽戒指，對小榮說：「一切我已知道，這戒指當還給你的妻子。」小榮恨極，即拖桂寶到門外而去，蕙芳追出來看，忽然聽到一聲慘呼。再走前去一看，桂寶已被馬路中急駛的汽車所撞傷，小榮看見鬧出事變，急想去了桂寶逃走。但終於被巡邏的人捉到，判處徒刑。蕙芳因可憐桂寶的遭遇，就送她到醫院去，可是後來仍因傷重而死了，蕙芳也替她下淚。

蕙芳經過這次變故後，悒悒不樂，對於桂寶，尤其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憾。一天正登台唱曲，瞥見樓廂中間，厚齋和他的新婚婦並坐談笑，不由地觸悟從前的景況，柔腸因

此寸斷；歌聲嗚咽，終至昏倒，她那婉轉的歌聲，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陳明)

## 除夕

除夕，年關，人們都忙得不可開交！

收賬員低聲下氣的走到富人家裏，向僕人問太太可在？僕說太太到女友家去吃年夜飯了，老爺却在裏面。收賬員就向老爺去討賬，老爺正在發酒瘋，強詞奪理的說賬是太太欠的，去問太太討。收賬員發急，老爺大發脾氣，把東西擲收賬員。收賬員逃避出去，沒有打中，而東西却擊破窗而出。恰巧打在窗外街上走過的老翁頭上。老翁是個失業的小學教員，剛從典當裏當了兩塊四角錢回來。走到家裏，看見許多討賬的麤集着；討賬的見老翁回來，都虎視眈眈的要錢。老翁到裏面去想跟老婆商量商量，但是裏面

只有他的女兒在着，老婆却在隔壁三嫂家裏賭錢。老翁叫女兒把老婆喊了回來，想跟他商量，不料她大發雌威，臨了把所當的兩塊四角錢拿去還賭賬。其時外面討賬人鼓噪得不得了，老翁無法可想，只得挨着餓，冒雪出外，向朋友去借錢。

電車裏擠滿了許多收賬員，老翁也擠在裏面，沒有位子坐，而且許多收賬員把他目爲小偷，不約而同的注意他，防範他。只有一個少年與衆迥異，對他非常謙和。老翁到了朋友家裏，要想開口借錢，可是朋友的境况，更比他窘迫。老翁非惟白跑了一趟，反而把袋裏所餘的幾個銅子給了一個老老婆。

少年回到他所服務的錢莊裏，一眼瞧見一個同事被警察拘去，探問之下，才曉得那同事丟了四百塊錢賬款，莊主以爲他監守自盜，故而報警的。少年交訖了收下的賬款，想回家去看看有病的老母，不料莊主又派他去收另外一注賬。少年爲了飯碗問題，只得唯命是從。

老翁家裏的討賬人，其勢汹汹，逼着要錢，悍婦雖兇，至此也只得低頭服從，心中暗

急；女兒更是焦急異常。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待已跑到隔壁去跟那素所鄙視的三嫂商量，情愿賣身還債。恰巧有一個浮滑的舞場經理，剛從富人太太那裏騙到了一注錢，想託三嫂趁年關緊急的當兒，收買幾個便宜女子，充當舞女。三嫂就將老翁的女兒薦給他。

老翁的環境，如此氛圍，無非爲了錢；所以他拾得了富人太太錢袋裏的鈔票，很是快樂。可是他一轉念之下，覺得這樣形同偷竊的取人家的錢，很有些慚愧，於是忙把錢還給富人太太。不料富人太太已經報告了警察，警察反把他當作賊。他好容易向富人太太分辯清楚，方才沒有捉到官裏去。

他兩手空空的回到家裏，討賬人的猙獰面目，把他威迫得無地可容。正在危急的當兒，忽地他的老婆從隔壁三嫂家裏拿過三百塊錢來。他見了錢，快樂極了。可是問明了是押賣女兒的錢，不禁爆跳起來。雖然他的老婆大發雌威，總遏制不住他發瘋似的情緒。他拿了三百塊錢，奔到三嫂家裏去悔約。但是三嫂已經出去了，他心裏只想追回



女兒來，於是無所適從的向雪地裏亂闖。其時他的女兒，正被舞場經理強逼着學跳舞。舞場裏擠滿了許多醉生夢死，不知世艱的舞客。所有的舞女，不敷應用。經理就替她換上了新衣，不管她會舞不會舞，強令她去充當舞女。她在經理的威權支配之下，只得含着羞，給人家摟在懷裏，在大庭廣衆之中，鬧出不少踏腳撞人的笑話來。大家越是望着她笑，她的心裏越難堪；尤其看見她的父親在窗外雪地裏亂闖，幾乎使她放聲大哭。後來受不住一個舞客的侮辱，互相衝突起來，舞場經理非惟不替她出氣，反而對她欲行非禮。她忍無可忍，奮門逃出舞場去。可是逃不多遠，終于被經理追住。她憤怒極了，只會哭，路人聽了經理偏面之詞，都不直於她。然而冷眼旁觀的少年，却看透其隱，禁不住挺身而怒抱不平。經理雖被他打跑，可是他收下的一注賬款，竟不翼而飛了。

實則那筆賬款何嘗是打掉的。原來他乘便回家探母的時候，匆忙之中，遺落在家裏。他母親曉得除夕賬款是刻不待緩的，忙託人把那注賬款送到錢莊裏去；然而他只知道是打架時落掉的，只是四面亂尋，好久總沒有尋到。他的腦海裏不期然而然的想起

他同事被警察拘去的故事，而急極了，竟奔到河邊去自殺。那知河邊早有神經錯亂的老翁在着。老翁問明白少年的事情，竟把手裏的三百塊錢強送給少年。少年要問他的姓氏，他堅不肯說，可是無意之中却把他住的地方吐露了出來。

少年有了錢，就回到錢莊裏交賬。莊主很詫異，迫着問那筆賬的來歷。少年說明了，莊主很欽敬老翁的爲人，就同少年驅車往訪。

老翁回到家裏，見女兒已歸，心中大樂。然而許多討賬人，聲勢汹汹的要扭他到警局裏去。舞場經理也和三嫂趕來要人。幸得莊主和少年趕到，莊主把三百塊錢替老翁還了各債主，一面把經理扭住算賬；原來莊主和經理正有一件銀錢交涉也。

衆人去後，老翁尙驚呆若木雞。忽然爆竹一聲，憑空把老翁驚覺過來。開窗而望，東方已白，不禁喟然歎道：「年關過了！」

## 城市之夜

鬧市的燈火，掩飾着黑暗間的罪惡。一切的醜鄙，龕龕，都會放出光來。偶爾來一陣秋雨，更似乎加上一些詩意，調劑那過於濃厚的珠寶氣息。

在鬧市的燈火照耀不着的地方，或者說尤其是在鬧市的燈火照着的地方，那富有詩意的秋雨，會在一般未經改造作大洋樓的破房子的屋頂上，直灌了下來。住在破房子裏面的人們，却是無福消受。

在碼頭上做苦力的父親，在絲廠裏做工人的女兒，和一個進不了幼稚園的小兒子，住了一間半破房子。他們每天只能吃一頓半飯，而那破房子還不容他們住下去，說要拆了翻造跑狗場。

擁有許多破房子不值什麼錢，可是偌大的地被破房子霸佔着，却是可惜不過。於是那頗會發財而以事業家自命的房東先生，便想出翻造跑狗場的妙策來。

他有一個很好的兒子。這個兒子認識一切，然而社會不容他改革自己的環境，被自己的父親送到大都市的洪爐，鍛鍊着，麻醉着，迷失了本性。

苦力的力氣沒有了，得了心臟病，病得要死；他女兒沒有錢給她父親買藥吃。

房子破是一定要拆的了，並且在又一個下雨的晚上，壓死了人。

旅館，戲館，酒館，以至於跳舞館，都擠滿了男的女的。其中許多女的，都是破房子裏面的姑娘。這一個父親的女兒，居然同樣地進了跳舞館，而且很偶然地被那一個父親的兒子擁抱着。

做舞女不僅是同男人們跳跳就完了，必要的時候，或者是自然的趨向他們一定得多多的慷慨些，而去博得那些男朋友們的更慷慨的代價。

這一個父親的女兒把那一個父親的兒子打了一下巴掌，原因是她不肯出賣自己。

這一個父親是絕對不容許他女兒的行爲，可是他的病又怎麼樣呢！

她下了最大的決心，在夜闌人靜的時候，薄施脂粉，偷彈珠淚，彷彿像一個從容赴死的戰士，悲壯地，英勇地，投進魔鬼的世界去，滿足那一個父親的兒子的要求，而救她

自己的父親。

同時她父親發覺了，並且同她決絕。

那天晚上，又下大雨；雨聲遮住了一切歡笑哭泣的聲音，一直打進各個人的心靈；在其極度興奮而緊張的情緒之下，更給人有一種極度的刺戟。

這時揭開『城市之夜』的厚幕，發現到一些些兒光明。

## 如此英雄

一個胖子和一個瘦子，他們同住在一起。他們的生活是淘氣，頑皮。一會兒要好，一會兒打架。但他們却都自命爲『英雄』。

這是某一個禮拜日的早晨，瘦子是照例比胖子睡得少的，所以他先起來了，他用巧妙的惡作劇向胖子進攻，胖子只是呼呼地做他甜蜜的夢。

胖子醒了，他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向他藏在被窩裏的石膏像表示親愛。當他發現了石膏像上面的黑污，他才知道自己臉上被瘦子抹了一臉的煤灰。他生氣了，他和瘦子又扭打起來。

結果，他自己打毀了他那心愛的石膏像，他忘却了英雄的尊嚴，他嚶嚶啜泣了。

他們因為要避免常常爭執的原故，成了一種妥協；以後凡是他們同時發現的東西，他們是要機會均等利益平分的。但是任何方面，往往起了自私之心，結果是平添了許多爭執，增加了無限惱悶。

他們很偶然的因為發現了一只走失的小狗，認識了這隻小狗的主人——一位絕色的女郎。他們機能地同時要去追求這一位女郎。但一個女郎不能二人平分的，於是他們的爭執，又多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這晚上是女郎請他們到她家裏去宴會。我們這兩位英雄放出了他們的英雄本色，吃得狼吞虎嚥，喝得爛醉如泥，只好在她書房裏暫宿一宵。

神祕的書房，奇特的陳設。人體標本，骷髏，幼妹的惡作劇，半夜竊賊的光臨，形成了一個恐怖的環境。他們不能再保持英雄的尊嚴了，嚇破了胆，滿屋子亂鑽，這使竊賊得了更好的機會，把一隻大箱子扛了去。箱子裏還帶走了一個小妹妹。

小妹妹失蹤，給予母親一個重大的震駭。母親出了任何條件的賞格，想找回她的寶貝。這兩位尋狗的英雄，於是去告奮勇去尋人。

他們奔波了一夜，有時他們劈面遇見了賊，他們反去問賊看見有賊沒有。結果他們雖然尋到了賊巢，但他們沒有救着小妹，而自己反被賊捉去了。幸而小妹妹的彈弓，無意中把賊打倒了，他們才極驕傲地帶着小妹妹回去報功。

爲獻媚於女郎而爭功，爲爭功而打架，他們又打得落花流水了。這時候，一位漂亮的少年出現在他們面前，女郎介紹給他們說，這是我的未婚夫。

『我們都沒有份了，走罷！』他們只好無精打彩的出了女郎的家。但是，他們的新希望又油然而生。當他們看見了從前遇見過的二個女郎的背影走進了女郎家，他們

跟了進去。老太太欣然的介紹：『這兩個是我的外甥女，他們是最崇拜英雄的。』他們得意極了，這一次的發現是兩個，兩個不是可以平分的嗎？

他們果然達到了平分的目的；但是，諸位記着，他們是被動的。

## 歸來

「沒有離別的痛苦，那有重逢的快樂？」顧彬用這句話來安慰他惜別的妻子。他希望這一次出門經商，能早日成功歸來，再謀歡樂的重聚；但是，誰能預料人事的變遷？

一夕纏綿，淒然敘別，明天，顧彬就離開父親，妻子和鑑兒起程了。在異鄉，他獨自僑居在一個外國人家裏。居停是一個老婦，當她的中國丈夫死後，就帶着女兒黛娜相依爲命地住着。黛娜想念她的父親，因而更想念她的祖國。顧彬住在她家時，更撩起他思



慕祖國的情緒，她感覺顧彬的可親了。

在中國，某一個可紀念的晚上，戰事突然爆發了。顧彬的家，就處在戰區，炮彈把房子轟毀一角，琬有些恐慌了。她勸服了父親顧嘯，着帶鑑兒逃難。街上嘈雜混亂，人們都想從死路裏掙扎出來，慌忙地，顧嘯無意中遺落了皮包，等發現時，已在幾十步外，這時琬急忙地回去拾取，忽然，身旁飛來一顆炸彈，把她炸倒了。顧嘯急着去救她，但是他無法排開擁擠的羣衆，反而被羣衆推着後退。琬就在這混亂中失散了，誰也不知說她是死是活。

顧嘯帶着鑑兒回到故鄉別墅，鑑兒沒有了母親，終日哭着，顧嘯只有寫信叫顧彬回來。彬在病中，淒愴的消息傳來，更引起了她無限的愁思。安慰他的只有那熱情的黛娜。

彬要歸來了。但是琬已經歸來了。琬受傷以後，腦部受震失去了知覺，被紅十字會救護，在醫院裏養了幾個月才出來。舊地重臨，已是一片瓦礫之場，於是，她也回到故鄉。

來了。

在暢敘天倫之後，又接到彬要回來的消息，琬是歡喜極了。她繡好了枕頭，作好了拖鞋，買好了茶杯，對對成雙地，準備享受那「重聚的歡樂」。但是，當她走到門前去迎接彬的時候，彬的身旁立着一個外國女子——那就是黛娜，彬帶回來的妻子。她突然受這意外的打擊，一切美妙的幻想都成了泡影，彬也沒有料到琬還在人間，傷促得沒有解決的辦法。他要向黛娜說明，琬阻止他，說：「我就作你的妹妹好了。」

晚上，琬作了妹妹。她爲彬和黛娜鋪牀疊被，把一切都料理好了，她走出房門，枕頭，拖鞋，茶杯，都在她面前一閃，她回頭一看，自己的丈夫在別人懷裏。彬臉上露着痛苦的微笑。

兩個人都睡不着。琬獨自在花園中，靜默着。彬苦悶地踱出來，他要求琬的原諒。兩人相對無語，淒涼的月色照着他們，彼此間都有無限的痛苦。

彬回到屋裏，黛娜怒容滿面地坐着。她已經發現了彬的祕密。彬對她解釋，但彬有

着難以解釋的嫌疑，是不能取信於黛娜的。她說：「有她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她！」

立在窗外的琬聽見這句話，更堅定了她的決意。她了解彬的苦衷，也明白他處境的困難，徹夜的沉思，她決定了應走的途徑。

清晨，鑑兒哭着要母親，於是琬的留別書發現了。彬尋遍了各處溪邊，林中，但沒有琬的踪影，鑑兒日夜哭着，黛娜感觸着說：「一個孩子失去了母親，多可憐呵！」彬想起了琬說：「一個母親失去了孩子，更可憐呢！」這一句話觸動了黛娜，她想着自己孤獨的母親，也決定了應走的途徑。

鑑兒病了，只是很輕微的病，經過許多人的傳說，就像病得很沉重。琬在出走以後，因為留戀鑑兒而暫時避居在一個村人家裏，聽見鑑兒生病的消息，懷着恐懼的心情。當晚，她悄然回到家裏，在鑑兒窗外偷觀。鑑兒看見了母親，歡喜得叫起來，這樣，就驚動了彬和黛娜，但是當他們趕來，琬已經不見了，彬立刻追到門外去。

琬跑到後門，後門已經鎖了；前門有僕人在站着，她躲到花園去，可是黛娜站在自

已前面，琬懇切地求她不要聲張，並且說明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兒子，黛娜答應她，要她第二天晚上來，一定不讓彬看見。

明晚，黛娜要彬到城裏買藥治鑑兒的病，說如果讓僕人去，怕弄出錯來。彬去了，她叫他回來，給他一個吻。她想到這是一個永別的吻，倒在牀上哭了。

琬就在彬走後看見鑑兒。母親得到了失去的孩子，孩子得到失去的母親，這給予黛娜很大的安慰。當琬覺得自己應該回去的時候，房門已經鎖了。

房門外面，掛着一把鑰匙，一個戒指。戒指上套着一張字條。黛娜已經回去安慰她孤獨的母親了。

彬失去了黛娜，但是獲得了失去的琬。

火車把黛娜帶走了，汽笛聲傳來，彬與琬相對默然。

## 青春之火

劉督辦的女兒愛蓮，因為父親把她嫁給粗魯的旅長胡大雄，鬱鬱不樂，常住母家。劉督辦想博女兒的歡心，升大雄做師長，就把委任狀交愛蓮帶着回去。

愛蓮的表弟何孟先，在道州擔任教練官，和徐蘭芬相戀，他倆常到蘆溪去泛舟。山光水色中，時見這一對情侶。

蘭芬的表兄張季森，在大雄那裏當秘書，他不自量地傾慕愛蓮，但苦於無隙可乘。大雄升師長後，移駐道州，這便愛蓮有了見面的機會。愛蓮本來鍾情孟先，對他親密，並叫孟先移住到家中來，大雄雖不以爲然，但又不敢拂愛蓮意思。

大雄晉省謝委去，這正是愛蓮的一個機會。她的青春之火，像火山似的爆發起來。她大膽地向孟先追求，但是孟先正熱戀蘭芬，怎肯接受愛蓮的愛。

蘭芬來訪孟先，見孟先和愛蓮很親密地在談話，愛蓮又使女傭拒絕她，不和孟先見面，於是蘭芬誤會了，雖經孟先辯白，但她那裏肯信。蘭芬的姊姊蕙芬，便勸孟先離開胡家。

孟先預備遷出，留信給愛蓮，裏面有這麼幾句：「表姊！你應該控制你對我的熱情，因為你終於是胡師長的太太，同時我也有我的愛人了！」愛蓮看過這信，正預備燒燬，却被季森設法弄到了手，恰巧蘭芬問他孟先和愛蓮的事，他便把信給蘭芬看，消釋蘭芬對孟先的誤會。他要孟先和蘭芬恢復感情，使愛蓮心死，他可以乘隙向愛蓮進攻。不料二人談話的時候，給孟先窺見了，這使孟先大大的疑惑。蘭芬走後，便出來嚴詰季森，季森實說出來，孟先方才明白。

孟先雖一度被愛蓮留住，但受薰芬的責難，終於遷出胡家，蘭芬的誤會，這時也消失了，她同着母親姊姊到孟先的新居來，並約孟先次日同去參觀展覽會。

孟先走後，愛蓮在他的臥室裏檢到一頂睡帽，她使珍藏起來，這時季森以為有隙可乘，又來和愛蓮賄纏，愛蓮却給他一個沒趣。

愛蓮找到孟先，很可憐的向孟先求愛，孟先却率直地說：「我不愛你！」這時蘭芬也來，譏嘲愛蓮，愛蓮憤然走了。

大雄謝委歸來，知道孟先已搬走。這天晚上，大雄在枕下發現孟先的睡帽，大雄忍不住和愛蓮爭吵，爭吵的結果，愛蓮負氣回母家去。

過了好多天，劉督勸愛蓮回去，並且把一張喜柬給愛蓮瞧。原來孟先和蘭芬要舉行結婚了，證婚人便是大雄。愛蓮心裏非常難受，口裏却說：「我預備回去了！」劉督辦便把一份禮，交她帶去。

盛大的婚禮中，證婚人胡大雄，突然被愛蓮命衛兵逼着叫了去，愛蓮對大雄說：「這婚事我父親不贊成！」可是大雄知道是愛蓮搗鬼，二人爭論了一會。等到大雄再到禮堂來，秩序已亂了，新娘也乘車回去了，大雄連忙趕到蘭芬家裏，竭力勸慰，同時孟先也找到愛蓮，因為她破壞他的婚事，要和她拚命。愛蓮却拔出手鎗，砰的一聲，愛蓮倒了下去。

孟先很驚駭，連忙去扶她，愛蓮顛聲說着，求孟先饒恕她的過失，並從懷裏掏出那頂吻過千萬遍的睡帽，交還孟先，孟先這時不覺掉下淚來，愛蓮要求給她一吻，就在這

最後的一吻中，愛蓮死了。

慘戀以後，孟先蘭芬終於結合了。他們依然常到蘆溪去泛舟，可是景物如舊，人事已經過一番滄桑了。

## 似水流年

流水般的年華，眨眨眼又是新秋天氣了。白行素坐在船舷上，躍足高歌，很是快活，歌聲傳到另一小舟上，黃惜時的耳朵裏，便來尋找這唱歌的人。找雖找到，但行素已和她的女友掉舟遠去。

惜時的父親守義，是一個勤儉質直的老人。因為惜時要到北平去投考大學，便給他預備學費。他的母親也替他準備行裝。父母愛子，本來是無微不至的。

當惜時上火車的時候，行素也來乘車，經友人的介紹，才知行素也到北平去投考



大學到北平以後，惜時寓在太平公寓，行素却寓在她的表嫂雙佩王家。

惜時行素同考培成大學的文學系，彼此雖然互相欽慕，但是大家都祕而不宣。惜時的同學邱九思，是一個品性不良的青年，一天邀着惜時到交際花三寶家裏去玩，三寶騷媚的舉止，使惜時躊躇不安，便匆匆辭歸。可是惜時因此起了追求行素的動機。在一個幽涼的月夜裏，約行素去遊南海公園，對行素微露乞愛的意。 行素本來愛惜時，但是表面上很冷淡，惜時頗覺失望。

九思每夜常和他的朋友豪飲高歌，鬧得惜時不能安睡，於是遷住到紗帽胡同去。這一遷居，却遇到一位培成已退學的女同學米錦華。錦華的容貌交際，都勝過行素，惜時便像磁石般的被她吸住了。

九思常常向惜時借錢用，現在惜時爲了要結交錦華，經濟頓感拮据，九思方面，當然不能應酬。九思懷恨，便把惜時和錦華的事，畫着一張漫畫給行素。行素接到這畫，便去訪惜時，錦華却故意和惜時表示親密，行素覺得萬分難受，抱着一腔悲憤回來，把惜

時給她的照片信件撕碎，忍不住痛哭起來。佩玉竭力慰勸行素，行素也覺悟求學比戀愛更重要，便收淚上課去了。

惜時寫信給守義，假說患病，要求寄醫藥費五百元，守義接到這信，憂急得什麼似的，便帶着款親到北平來看惜時，惜時便留父親住下，先把錢弄到了手，因為守義的服裝態度，完全是一個鄉下土老，所以對錦華只說守義是他的老同鄉，不幸這話被侍役傳給守義聽到，守義氣憤得直跳起來，責問惜時，惜時却很倔強，守義便聲言和惜時斷父子關係，移居到金陵會館去。

錦華知道這鄉下土老是惜時的父親，非常不快，便說惜時欺騙她，也憤憤地走了。惜時既失去父親，又失去愛人，這時忽又想到了學校，那知道了學校，開除的佈告，早已高貼在揭示處了。這時惜時的錢還沒有用完，便和九思三寶等瘋狂般地喝酒跳舞……不久錢也用完了，人也病了，房主因他付不出房金，也下逐客令了，九思等這時竟反而若不相識。惜時在山窮水盡的時候，想起了金陵會館裏的父親，但當他到金陵會館

去的時候，父親早已回去，只在壁上留着一首很沉痛的詩，惜時讀完這詩，悔恨得失聲痛哭了。

守義從北平回鄉，對鄉人假說惜時已到外洋去留學，他想：自己的兒子是沒有希望了，還是來培植人家的子弟吧。於是出資創辦了一個小學。鄉人感激他的熱心，替他立了一座紀念碑。

一天，守義見一青年乞丐在碑旁痛哭，便摸了幾個銅元給他，這青年乞丐便是惜時，他歷盡苦辛，回到故鄉，想在他的父親面前懺悔他以前過失，可是現在見到他的父親，竟連懺悔的勇氣都沒有了！

## 春宵曲

李正，是離上海不遠的一個鄉村中學的校長。爲人質樸，教導學生更是非常嚴肅。

某日，因為領取學校經費，從鄉鎮搭着輪船到上海來。

李正有一個姪子小嵐，在上海某大學讀書，行為浪漫，戀着一個名叫珊瑚的舞女。這一天知道他叔父來了，乃換去華麗的服裝，到他叔父寄寓的客棧裏去看他。叔父見他衣服樸素，舉止斯文，很是嘉獎他。

李正到教育局去領得了三千元的經費以後，小嵐陪他到公園裏去遊玩。不料珊瑚也借着另一戀人沈少英，來同遊公園。珊瑚見了小嵐，殷勤地招呼起來，小嵐急向她使了幾個眼色。等到珊瑚去後，李正厲聲問小嵐「那女人是什麼人？」小嵐推說是女同學，總算掩飾過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小嵐到珊瑚住的旅館裏來玩，不久少英也來了，在門外竊聽得小嵐告訴珊瑚李正的住址，嫉妒心驅使他冒了小嵐名義，用電話叫李正來。李正來了之後，看見這種情形，氣得說不出話來，小嵐却嚇得溜走了。李正便嚴辭責問珊瑚，珊瑚知道他有巨款帶在身邊，便設法誘惑他，一面假裝着懺悔過往的錯誤，一面哀訴着可

憐的身世。李正聽到她能夠痛改前非，還不為一個有希望的女子，一時憐憫心起，不禁勸慰了她幾句。等到李正要走的時候，珊瑚拿出酒來，請他喝一點再走，免得夜深受寒。李正雖一再辭謝，但經了她幾番花言巧語的勸說，終於端杯來喝了，甚至於竟醉倒了。等到醒來時，已是第二天的早晨，發覺自己睡在珊瑚的床上；驚悔之下，真像是做了一個夢。一會兒，更發現珊瑚已不知去向，而且身邊的三千元支票也不翼而飛。他急急地跑到小嵐處，詢問珊瑚的住址，小嵐說她從來是居無定所的，這真急得李正手足無措，趕緊跑到銀行裏去止付，但款項已早經領去了。

憤恨，愧悔，佔據了李正的心。他再也無顏回到學校裏去。只好，就此匿居在上海了。珊瑚竊得了款項後，到外埠去避了一些時候，依舊回到上海來了，少英就在這晚上，偕她到舞場裏去跳舞。不料她見到一個姓何的稔友，他是一個具有惡勢力的人，她居然又和他調起情來了。少英忍不住和姓何的衝突起來，但姓何的畢竟勝利地挽着她的手走出去了。這時候，小嵐恰也到這個舞場裏來，忽然見到珊瑚，便暗地裏跟到她

住的地方，然後再叫他叔父來，守候在她的門前，他自己去報告公安局。

不多一會，姓何的偕着珊瑚出去晚餐，李正跑上去阻止珊瑚，小嵐領着警察來了，將珊瑚和姓何的一併捕獲。

經過了法律的裁判，珊瑚和姓何的都判罪入獄。於是李正被竊的三千元學校經費，真相大白。教育當局念他一時之誤，依舊令他回到學校裏去復職。